

走进工作室

简介：

1966年出生，于广东潮安。199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广东画院副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艺文
(画作由受访者提供)

郑阿湃： 手笔勤磨炼 取法大自然



《大湾区来客》 2019年

登门采访广东画院副院长郑阿湃的时候，正值荔枝季的尾声。一位来自化的好友给他送来了名品荔枝。有人戏问他：“是吃的荔枝多，还是画的荔枝多？”郑阿湃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画的荔枝多，多得多。”

一年多前，郑阿湃从广州市画院到了省画院，从一个较大画室到了现在较小的画室。他说，为了工作方便需要摈弃很多东西，为布局做了减法。如今的工作室空间空阔，大量留白，正如郑阿湃对画面的处理，有时候甚至没有题款。他说：“我希望画面更单纯一些，有时候想的东西太多，反而会讲不清楚，传达不了最重要的信息。”

郑阿湃的工作经历也相对单纯。1990年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在从化温泉宾馆工作了12年，于2002年又回到广美。2006年，郑阿湃赶上广州画院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聘画家，他以国画成绩最高者考取，自此开启了十数年的画院工作经历。因为长期在画院供职，所在画室都是单位分配的，故而将工作室命名为“借园”，意即借来的场地。

对于花鸟画家而言，艺术则可能是他们向大自然所“借”之物。郑阿湃强调写生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来自岭南画的传统，更是其切身体会。在他看来，画事天天重复就会心生厌烦，这个时候就需要停下来，走进大自然，走进生活里，“在写生中带着问题，解决问题”。

这几年他画画生越来越多，参加学术展出的也以写生居多，一年可以留下的四尺三开写生画就有两百来张，几乎平均每天都画了一张写生画。他说，画画是手头工夫，光说不练是不对的，画面上很多问题，就是在手头磨练中解决的，水平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写生也是换个地方换个环境继续干活。

在记者到访的几天前，郑阿湃随广东画院院长林蓝，与一众画院画家前往湛江、茂名两地，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粤西地区写生、采风、交流活动。他告诉记者，自己将在未来三年，随该项目深入全省21地级市，发掘各地级市及其周边县乡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风貌，收集创作素材，并整理、分析、研究，创作相关作品。

◎头上三支“大木棉”

“借园”斋号牌匾悬挂在工作室的横梁上，由广东著名画家林丰俗先生题写。对郑阿湃而言，林丰俗先生是对其影响最深的画坛前辈。“小时候大人常问，你长大以后想当什么？我就说，长大以后要像林老师一样画画。”郑阿湃说。

郑阿湃说，如果不是父亲鼓励他画画，也许就从商了，人生历程又是另一番模样。郑阿湃的父亲喜欢画画，但没考上美院，于是就有意识让孩子学。林丰俗是郑父的发小，这层关系让郑阿湃学画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林丰俗没事就教郑阿湃画画，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写着“阿湃看看”、“阿湃学学”的示范画作。

2019年，郑阿湃向岭南画派纪念馆捐赠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两件林丰俗代表作：《石谷新田》和《公社假日》。“这两张画他是在广州画的，画了好几稿，有四五张。他在广州搞完创作回了肇庆，然后在肇庆托完底、装

裱好，回家探亲的时候带给我爸……我从小就看这两张画长大的。”郑阿湃回忆道。

时至今日，郑阿湃还记得林先生对他的严苛要求。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郑阿湃开始研究外来艺术，用工笔表现一些农村事物，如蛤蟆、鳄鱼等动物。林先生看后非常不满，直接批评“画画的人，竟然画这么丑的东西”，并对郑阿湃说如果还在画癞蛤蟆，就不用来(给他看)了。当时郑阿湃写了一篇文章直言心中的苦闷：蛇有蛇的路，鼠有鼠的路。

在画室讲述起这段往事，他身后的案台上插着一瓶梅花枯枝。“林老师觉得美术就是表现美，使用美。现在，我教小孩，也会像林老师那样讲。”今日郑阿湃已经完全接受了林老师的美学观。他说：“我欣赏这支梅花枯枝，王肇民先生的作品里有不少残枝败果。但我还达不到那种境界，还是偏向于表现欣欣向荣的事物。”

自大自然“借来”只是艺术的第一步，创作终究是画家内在的外化，更多的是意境与内涵的表现。郑阿湃说，千百年来，大自然的花还是那样的花，草还是那样的草，但画家不能去照搬：“千百年这么多画家画花，花已经不是自然的花了，它应该蕴含大量的文学因素、历史典故。”

在广州画院美术馆的展厅里，有郑阿湃调任省画院后完成的第一幅大型创作《木棉》。他说：“我的头上已经有三支‘大木棉’——林丰俗老师、方楚雄老师、陈永锵老师，他们都是画木棉的高手，而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画。”

当画画轻车熟路，不是件好事

画院平台

羊城晚报：您长年在画院工作，如何看待这个平台？什么样的画家适合画院？

郑阿湃：一个画家能够到画院工作，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但压力也很大。画家在画院就要专职创作，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能画好画、愿意画。条件越好，对画家来说压力越大，画得不好就不配拥有这一切。尤其是主题创作，需要特别动脑筋。我是画花鸟画的，很难直接表现主题，需要在画面外延伸。

作为专业画家，画院的平台对我有很大的促进，在这里逼着我一心一意地去考虑画面，视野和审美要求也不一样了。比如花鸟画，进画院前觉得有情趣、有意境就够了，现在思路产生了变化，更多地与宏观的思考联系起来。

羊城晚报：中国画、花鸟画在表现当代题材上，对当代画家提出了什么课题？

郑阿湃：中国画一直都在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路上。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画发展有几个趋势，比如过去的画作用于书斋案头欣赏，现在的画作很多时候要考虑展览，展厅已经越来越大了，画作至少要匹配上相应的空间。当然一张画的大小并不能决定它的好坏。展览上的作品也很多，生活节奏也在加速，一张画能不能吸引到观众，为之停留超过三分钟呢？所以画作的表现力、冲击力也要跟得上。

大画并不是小画的放大，涉及表现对象的变化，也有表现手法的变化。比如画家的拿笔方式发生了改变，过去画都在案上，现在画大画需要在墙上，这让画家从提笔变成了“抓笔”，能更好地控制长线条。很多表现手法，也需要从其他艺术门类吸收学习。大型创作会促进画家对于整体构图、表现手法的提升。在画一幅小画的时候，画家心里未必考虑那么多，但到了大幅的作品，对如何掌握、组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前辈沾溉

羊城晚报：您曾长期受林丰俗等前辈老师影响。

郑阿湃：我受林丰俗老师的影响不一点点，而是很大。我从广美毕业后到了化工作，临走的时候林丰俗老师专门跑去书店买了一本《历代梅兰竹菊画谱》送给我，对我说：“在化好好学，学会了，就可以回来了。”我当时心想，我这一辈子回不来了，“历代”梅兰竹菊，我画一辈子都画不会啊。

画画和做人，林老师都教。怎么画

好、怎么画不好，怎么好看、怎么不好看，包括我现在画的写意花鸟，很多东西都是从林老师那里来的。别人跟他说，郑阿湃画得很像你。他说，没事的，哪一天郑阿湃觉得我画得不好看了，自然就不像我了。而我直到现在都觉得他画得很好看，还越来越觉得他画得很好看。我想就算我这一辈子像他也无所谓，学生像老师，只是一个办法。

林老师觉得美术就是表现美、使用美，那阵子他有时看我画得不好，也紧张。我那时候比较调皮，有点叛逆，想标新立异，会被林老师批评。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接受了林老师的美学观念，我教小孩，也会像林老师那样讲。

自然而然

羊城晚报：从前辈处汲取养分，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

郑阿湃：除了林丰俗老师，林墉、小宁、方楚雄、陈永锵等老师都对我影响很大。在我看来，一个人风格的形成是缓慢的，急不来，自然而然的，不应把表现手法定格。这几年画写意比较多，其实我早年画的是工笔，参展都是工笔画。但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表现，都是自己内在的东西在起作用。还有一点很重要，我每年都在坚持写生，这让我的创作得到很多转换的元素，比较生动，不会概念化。

我有这么一种体会，天天变化、天天进步不可能，但天天重复就会心生厌烦。有时候画画会画到自己非常讨厌自己，都是画同样的东西，自己都不喜欢了。有时候画多了画久了，就会“油”，轻车熟路，不动脑子就能画出来，这不是一件好事。这个时候就需要停下来，可能看看书，看看别人怎么画，走进大自然，走进生活里。艺术应该是刻意的。



《春阴》 2009年

◎以简驭繁胜在单纯

“蹲下去”做有意思的童书

钟蕴华的工作室很温馨。白墙上挂着带有岭南风味的文创产品，书架上错落着读物与各色纪念品，最吸引的是那面照片墙，大多是她与女儿漫步在广州的合影，西关大屋、趟栊门、麻石街、沙面……映入眼帘，照片中两人笑靥如花。

多年来，她的日常生活与编辑工作早已融为一体，尤其是与孩子的交流，给了她诸多童书策划的灵感：“在我们出版社，一本少儿读物是否符合标准的首要条件，就是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看，这是一个非常直观又发自内心的标准。”

钟蕴华一直坚持“做有市场效益的主题出版图书”理念，把有意义的选题做得有意思，把有意思的内容做得有市场，打破主题出版只能靠资金扶持的惯性思维。

秉持该理念，她先后策划了《童说岭南》《绘声绘色看方言》等系列图书，前者年年重印，发行量近10万册，已成为广东省少儿类岭南文化读物的品牌，图书版权输出至台湾地区（繁体中文版）和印度尼西亚（印尼语），销至港澳台地区及世界各国。

“童书的编辑一定要走到孩子中去，要蹲下去，把童书做得有意思，让青少年喜欢看、愿意听。”钟蕴华强调，“蹲

下去”的同时，还要能“站出来”，童书编辑不可低估儿童的阅读能力和知识面，要策划有意义的选题，引领小读者向更高、更深、更远的层面探索。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童书出版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从静态的纸质出版物迈向立体的音视频融合出版物，“图书+”边界不断拓宽，编辑的角色也随之转变。

“今天的出版人不仅是专家、作家，还是社会活动家。”钟蕴华笑称，很多人都以为编辑无时无刻不在看稿子，但作为童书编辑的她，每周大概只有两天是在看稿子，将更多时间用于选题策划沟通和图书IP全媒体运营上。

编辑图书时，钟蕴华一直思考如何以图书为中心，运用共赢思维、产品思维、网络思维等打造IP产品。由钟蕴华策划的《童说岭南》系列120个故事都配了音频，供读者通过微信扫一扫免费收听，引领有声阅读新模式。

《童说岭南》系列图书



钟蕴华： 在孩子心中播下 岭南文化的种子

文/孙磊 实习生 刘琪

个人简介

钟蕴华

副编审，新世纪出版社岭南文化少儿读物工作室负责人，秉持打造“粤文化IP”理念，多角度策划岭南文化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选题，责编的图书先后获第十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广东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陈永锵“年度桂冠童书”等荣誉。



深耕岭南文化主题出版图书

其中《绘声绘色看方言》系列图书以广府话、潮州话、客家话正音唱诵岭南人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180首岭南方言童谣，并辅以名家的语义解析、方言转译和丹青鉴赏，图文并茂，老少咸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钟蕴华表示，粤语童谣作为岭南地区文化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有助于青少年了解岭南的历史发展，增强对岭南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坚定文化自信。

作为广府人，钟蕴华对岭南文化可谓一往情深。多年来，她持续深耕岭南文化主题出版图书，目前已形成一定规模：以《童说岭南》为代表的民间故事版块；以《粤韵》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古诗词版块；以《绘声绘色看方言》为代表的岭南童谣版块，以及语文课本剧双语阅读版块（普通话和方言）。

活动颇见成效，彭嘉志收了多名非遗小传承人作为徒弟，有的学校还开设特色班、组织学生参加“粤语讲古”大赛，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为学生进行定期培训，向非遗产业输送人才，推动岭南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

深耕岭南文化的系列图书，还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建设服务，《粤韵唐诗》《粤韵宋词》《绘声绘色看方言》都在中国香港推出繁体中文版，并且都加上了粤语拼音。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亦表示，少儿出版意义重大。未来，广东出版将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出版更多适合青少年儿童阅读的好书，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童书编辑必须做到“页问”

羊城晚报：大家都说童书出版需要更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您看来，童书的责编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钟蕴华：首先是心态上，要知道童书出版“唔系小儿科”（不是小事情）。少年儿童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童书应该传达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呈现完整准确的文化知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是编辑审稿时必须做到“页问”。正因为童书出版的标准尺度比成人阅读的图书要求更加严格，所以我们对内容导向更要做到严格把关，“页页都要问”，一词一句一段一篇，图文对照，必须严谨细致，确保童书的内容质量与小读者的阅读安全。

羊城晚报：在童书编辑中，您是如何实践“做有市场效益的

创新发展满足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羊城晚报：看您责编的童书，传统文化、岭南文化味十足，为何会选择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切入童书的策划编辑？

钟蕴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跑教育线、少先队线，当时就深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巨大。当了编辑后，我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市面上比较难找到专门给青少年阅读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读物，我能不能填补这个缺口？二是，我怎样才能把这类读物做到大众化？

于是我一边摸索一边做，通过录制阅读有声音频和视频、举办“悦读经典 童说岭南”——粤语讲古非遗文化活动、“有声粤读越精彩”——粤语古诗词分享会等一系列有趣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吸引大湾区的师生寻找身边的传统文化，在孩子心中播下岭南文化的种子。

我也希望用岭南文化味十足的童书唤起粤港澳大湾区读者共同的文化记忆。出版岭南文化系列童书，既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更是我们广东出版人义

主题出版图书”这一理念的。

钟蕴华：以前，图书编辑口中的主题出版，大多指社会价值很高但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选题。但那时候，我总问自己：我能不能打破这种惯性思维？把主题出版这种有意的选题做得接地气，让市场接受？最后我选择了岭南文化这个突破点。

以《绘声绘色看方言》这个系列为例。这套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我收到由专家收集的资料时，心想如果只把这些珍贵的方言童谣结集出版，虽然是完成了任务，但孩子们愿意看吗？

后来我们决定在每一首童谣后增加“转译图”和“粤读分析”，讲解童谣背后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还请来学生录制音频，让这套书成为可听、可看、可用的方言童谣“宝典”。

秉承该理念，钟蕴华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如二维码、AR技术等，让童书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同时，她还注重挖掘地域特色，如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让童书更具地域色彩。

这几年，我不仅录制5分钟左右的“小课堂”，讲解歇后语背后的岭南文化故事；也运用岭南画派的插图制作小动画，作为图书的宣传；还请来音乐人陈辉权老师在《粤韵唐诗》和《粤语宋词》粤语正音朗诵古诗词曲谱，将之变成“可以唱”的古诗词。

在出版形式上也锐意创新，力求“破圈”。我曾尝试用“图书+月饼”“图书+柴火粽”与商业机构洽谈合作，跨界设计定制版“图书+”礼品书，逐渐探索出一些让传统文化图书走得更远的方法。